

【中译经典文库·西方文学名著】

对家族罪恶的有意识隐瞒和无意识掩盖，
使家族三代人的心灵伤痕累累

家族魔影

本以为，你所不知道的事是不会伤害你的
却原来，你所不知道的事可能比你所知道的任何一件事对你的伤害都大

【英】阿黛尔·格拉丝◎著 于洋 张洁 于国君等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经典文库·西方文学名著】

【英】阿黛尔·格拉丝◎著

于洋 张洁 徐然 铸琦 沈如 施懿伦 于国君 译

家族魔影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魔影/(英)格拉斯著;于洋,张洁,于国君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8.1

(中译经典文库.西方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1-1831-2

I. 家... II. ①格...②于...③张...④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74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416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c.com.cn

网 址/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张高里

策划编辑/李 虹

责任编辑/徐小美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排 版/宏宇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2.375

字 数/332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1831-2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评论
Pinglun



这本书融合了浪漫的田园风光与严酷的现实。死亡和惊恐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而经格拉斯精心堆砌的文字又向读者说明了：死亡并不可怕，当死亡的意义真的被了解后，一切痛苦和矛盾也就随之化为乌有。

——Helen Falconer 《卫报》

这本书让人完完全全沉醉其中。它具备所有你感兴趣的内容：贡献颇大的女继承人，和谐而温馨的家庭聚会，悲剧的线索，神秘的结构，当然还有伟大的爱情。作者的语言优美流畅，将读者带回了充满着神秘色彩过去；同时，又将现实中的矛盾和棘手难题摆在人们面前。不容错过。

—— Penny Vincenzi

格拉斯这次呈现给大家的无疑是一部最精彩的家世传奇小说，让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

—— Fanny Blake 《妇女与家庭》

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离开写字楼回到家中，能在 SPA 时读一读这本书真是莫大的享受。如果你热爱艺术，向往激情，那么就来读一读这本书吧。

——Amy Matheson 《苏格兰人》

故事从一开始就引人入胜，当你读到结尾的时候，你是多么希望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呀！

——Company



主要人物列表

莱昂诺拉：中心人物

彼特·西蒙：莱昂诺拉的丈夫，早逝

埃森·沃什：莱的父亲

玛尔德：莱的母亲

格温德琳·伊丽莎白·西蒙：即格温，莱的长女

希瑞拉：即瑞拉，莱的次女

詹姆斯：格温的丈夫

贝丝：瑞拉的继女

伊费：格温的儿子

菲昂娜：伊费的妻子

克洛伊：格温的女儿

菲力普：克洛伊的男友

肖恩·埃弗拉德：导演

休·肯沃思：瑞拉第一个情人

格斯，尼布，伯蒂：猫

楔子 Xiezǐ



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会伤你。但是她知道，她应该忘掉那一切，那秘密、秘密，深藏的秘密。她要装作一无所知，装作从未受到、也再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幢房子……那秘密就住在那儿，那遥远之地的一切她不想知道。

她倚窗独立。日落时分，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去吹动那白色的窗幔和外面倒伏在干枯土地上的小草。夏天，夜幕初降，她还没有上床。她快八岁了，快到她睡觉的时间了。其他人都在别处做着什么，没人看得见她。草地上留着大树的黑影，快凋败的玫瑰被描上了金边，银色的水波在柳丝后面闪光，那就是那个湖。天鹅在湖水里游来荡去，她要到水边看这些白色的鸟儿。没人会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会伤你。

她得走了，她得逃出去，穿过那块画着花朵和树叶的地毯；门开着，她进了走廊。这里总是黑黑的，这里总是盘踞着沉闷和凝固的气氛，哪怕外面阳光灿烂。沿着昏暗的台阶踮着脚尖拾级而下，仿佛害怕惊扰这里的安静。墙上挂着的画像注视着她。静物和风景画向周遭投射着奇诡的光，肖像画似乎在她身后狂呼乱喊，她不去理会。厅里的大理石地面像是黑白两色的跳棋盘，她得像跳棋子一样跳过那些黑格子，否则肯定会发生什么坏事；可她要是碰到某个黑格子，那算她犯规吗？会出什么坏事吗？

她来到草地上，外面的空气十分柔和，她快速跑下露台的台阶，跑过草坪，越过花丛和那些高高的、修剪成锥型、球型或螺旋型的篱笆，径直跑向野地里，任凭野树丛扫着她的裙摆。她跑啊跑，跑到天鹅常呆的地方，但现在它们并没



家族魔影

楔子

在那儿。它们游到远远的对岸去了。她能看见那些天鹅，离她并不太远，她朝它们走过去。

她突然看到了什么。它在芦苇丛里，像水里浮着的一块黑影。等她再靠近些，看出那东西像是一块布，让水草和灰绿色的柳枝以及窄窄的叶片遮住了一些，直到接近水边她才能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她触到的水很凉，而那东西的下面好像长出了脚。那是谁在游泳吧？谁游泳会一动不动呢？

突然间她觉得全身冰凉，虽然谁都说“不知道的东西伤不了你”，但她知道这话有错，错得很离谱。她本该跑开去叫人，但她无法停手，她的手浸在冰冷的水里，朝浮在湖面上的那个东西伸过去。她把它用力拉过来。那东西很沉，朝她漂移过来。时间似乎拉长了，一分钟好像变得很长很长，而后，就是那张面孔：玻璃一样透明的眼睛大张着，还有惨白发绿的皮肤，头发在水中飘荡，像一种疯狂的水草从水底蹿出，直飘游到那张张开的嘴巴中……她感到自己开始尖声惊叫，但没发出任何声音；她开始跑，跑啊跑，一直跑进了房子。得有人来，得有人帮忙，她跑着去叫他们，她大叫着，但谁也听不见她的叫声。溺水者湿淋淋的手指从水中伸出，一直追进了屋子，触摸到了她，她一直能感觉到这种触摸，直到她已经变得很老；她记得这手指，记得那透湿衣裙上的每个褶皱，记得那空洞的眼睛与水中散开的头发。现在她知道这一切，再也无法不去想它们，无法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瑞拉躺在充满香草味道的浴缸中闭着双眼想：我一定对母亲“过敏”，每次都这样。她感觉那条白色的小蛇又游出来开始骚扰她了：它要么张扬地在她脑中四处流窜，要么就在她大脑中的某块地方紧紧地抱成一团，搅得她头疼欲裂，不得安生。瑞拉曾经为这事去看过医生，而医生只是说这属于神经性头疼，要她放松放松。瑞拉心想：怎么能够放松呢？每次要回垂柳花园之前她就开始紧张，一想到母亲、格温以及花园里的一切，她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放松呢！每次回家之前，她都会感觉到那条莫名的小白蛇蹿出来在她的大脑里作威作福，盘踞着不走，而且她的心跳也会变得异常。不过还好，每次同母亲相处几个小时后，瑞拉就基本可以恢复正常。可是这痛苦的感觉让瑞拉实在想彻底逃离开母亲的势力范围，令人无奈的是：她终究没办法逃避回家，垂柳花园是她的家。

那么她心底究竟在害怕什么呢？瑞拉举目四望——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世界，这是她的甜蜜小窝——莱昂诺拉看到她的房子后对她说：宝贝，你找到的这个小公寓真不错，而且它在切尔西！——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左右她的想法，这套房子对她来说十分适

中译经典文库·西方文学名著



宜。虽然我们都过了辉煌时期，但我们以后还是会过得不错，对吧！她这样对着自己的小公寓说。不管怎么样我成功了，起码比她姐姐格温要强。她这辈子都要住在垂柳花园了，这辈子都逃不出母亲的势力范围。瑞拉这辈子也搞不清楚究竟姐姐格温是如何忍受母亲的；她看起来非常快乐，但是谁说得准呢，格温的心总是很难被人猜透。也许她早就想逃出来独自生活了，只不过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但是不管怎样，格温都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她很会处理那些在瑞拉看来非常头疼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格温和詹姆斯甘愿在威尔特郡的乡下深居简出，她多半会说出“能够受委托照顾祖父庞大的画作，我觉得很荣幸……”等等在瑞拉看来十分无聊的回答。她倒是从来没有提起过，因为对莱昂诺拉和整个花园的悉心照料，现在她已经自然而然成为了莱昂诺拉死后花园产业的合理继承人。格温在花园里确实十分受欢迎，而瑞拉却觉得如果让她在那个花园住上一辈子不啻于宣判她的无期徒刑。不过瑞拉的心里十分清楚，她这个可笑的想法恐怕是大多数人都不能赞同的。

大多数人心里肯定都和母亲和格温想的一样。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不需要再顾及别人的想法了。我只需要照顾好我的浴室，能让我在里面舒服地泡澡就可以了。还有我最爱的芳香蜡烛——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在浴室里呆着，瑞拉都会把蜡烛点燃。烛台是磨砂玻璃的，淡淡的蓝色，浅浅的粉色。看着这些漂亮的颜色，瑞拉心里想：这就是温馨，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蜡烛更让我觉得舒服和放松呢！瑞拉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每当看到跃动的火焰和慢慢融化滴落的蜡烛油的时候，她竟然觉得很轻松很快乐，也许简单才是快乐吧。在靠近窗边的洗漱台上有好几盆绿色植物，不用瑞拉费任何心思，这些植物全凭自己的生命长得郁郁葱葱，有些甚至都缠蔓上了窗台。也许该好好打理打理它们了，瑞拉心想。

瑞拉的新浴室重新装修后，格温第一个来参观。在格温开口之前，瑞拉心里就明白她在想什么。她一定觉得我把浴室装修成这样是疯了，可我就是想要



这样的浴室。果然，一阵沉默之后格温开口说：“瑞拉，你不觉得这个浴室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吗？”

那个时候瑞拉与乔恩·弗雷德里克正打得火热，都快要谈婚论嫁了。而那个时候的瑞拉也是那么富有激情，充满活力。乔恩那时正是当红的摇滚歌星，而瑞拉在那个时候刚好拍完了一部电影《夜行人》——虽然只是一部商业片，但到底还是有着不错的报酬。因此，乔恩与瑞拉这一对标榜着摩登和艺术的年轻伴侣一时间成为了伦敦最有声望的人。在乔恩的鼓动下，瑞拉请了著名的艺术家柯蒂斯·曼斯拉来为他们的浴室做装饰。柯蒂斯以设计喷泉造型而闻名，之后他又改进了工艺，所以经过他设计的浴室都有着浓重绚丽的色彩，而且可以保持经年不褪色。经过他的一番改动，瑞拉的浴室瞬时便登上了伦敦的各大报纸，成为那时伦敦茶余饭后最受欢迎的谈资。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瑞拉问。从格温的眼神里瑞拉仿佛已经得到了答案：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马蒂斯式的经典漩涡让人觉得眼花缭乱，没有一寸表面是空白的，整个浴室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明亮之中。

格温犹豫半晌，最后只是淡淡地说：“这颜色可真够艳丽了，都让我觉得有些头晕了。尤其是这些漩涡，让我觉得整个浴室都在动。不过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不在这儿洗澡。”

“当然了，这是我的浴室。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见过你的浴室：桃色的脸盆，桃色的浴缸，还有架子上叠得整整齐齐的男士与女士分开的桃色的毛巾。”

格温说：“我觉得这样简简单单很好。”

一时间，瑞拉差点抑制不住要骂脏话了：为什么你总是自以为是，为什么你总是看不惯我的做法。还好，就在这些话刚要出口时，瑞拉又生生地把它们咽下，以免敏感的格温受到什么伤害，她那高雅的格调是从来不可能被动摇的。

该死的，既然她看不惯我，为什么不离得远远的，为什么她还总来找我？



瑞拉心里明白：说到底还是因为她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那是一种深沉的爱。瑞拉甚至觉得莱昂诺拉和格温已经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多少让她觉得有些矛盾——瑞拉心底有股不能抗拒的力量想拉着她远离她的母亲和姐姐。不管怎么说，有些往事是想忘都忘不了的，你只能紧紧锁住自己的记忆，不让那段记忆如火山般爆发。

虽然我和她们不是一类人，但她们还是爱我的。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她们肯定不会跟我混在一起，我更不会和她们在一起。也许，她们真的需要我吧。也许格温不记得以前发生的“浴室事件”了，但是瑞拉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她拿着自己从儿童室里翻找出的毡尖笔——一种描边工具——把浴室涂了个乱七八糟，也许在她看来那算是艺术创作吧。那天她看到了浴室空荡荡的白墙壁，瑞拉可是极不喜欢这么平凡的布置的。于是她拿来一把毡尖笔，慢条斯理地照着头脑中的蓝图画了起来。最后，浴室大半个墙面都被她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鱼。当时瑞拉只有七岁，所以即使她踩着凳子也没有多高，不过这好像并没有妨碍她“装饰”浴室的热情。“妈妈看到这些小鱼游来游去一定会很高兴，我还要再为它们画些海草，这样才像真正的海底世界。”瑞拉得意洋洋地想。创作完成了之后，瑞拉叫来格温参观。瑞拉还记得，当时格温的脸色瞬时褪成了白色，接着立刻又涨红了，仿佛她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般。

“瑞拉，妈妈会生气的，你搞坏了这面墙。”

“才不会呢，妈妈一定会很高兴，你看这些小鱼游得多开心哪！难道你不喜欢吗？”瑞拉兴奋地说。

“简直太糟糕了，我要去告诉妈妈，这样你可惹大麻烦了，瑞拉。等着瞧。”

回想起这里，瑞拉从水里站起来，用一条异常柔软的毛巾擦干了身体。那天我可真是惹了大麻烦。不许吃晚饭，不能看电视，不准出去玩。虽然我可怜巴巴地跟妈妈道歉了，可她还是不为所动。她说：“瑞拉宝贝，不要自以为是。你要学会守规矩。你要慢慢学会凡事都要三思后行，不然你会越来越淘气。”就



这样，瑞拉眼睁睁地望着妈妈带着格温去看马戏了。直到现在，每每想起以前的事情来瑞拉仍觉得委屈：她总想尽力讨好妈妈，让她高兴，可往往事与愿违。想到现在属于自己的这间绚丽异常的小浴室，瑞拉觉得这也许是对多年以前那次“浴室事件”的回击——她想向每个人证明：画满小鱼儿和海草的墙壁并没有被糟蹋，它可以非常漂亮。

“自以为是”，正是这个词四十年来深深地伤害了瑞拉，让她有种切肤之痛，让她在这些年来过得格外沉重而压抑。瑞拉走进卧室，看到伊凡已经醒了，他边看报纸边哼着小曲。瑞拉开始着手收拾行李，她想早点赶到垂柳花园，至少也要赶在开晚饭前。

瑞拉坐在梳妆台前，从三面镜里看到她的情人已经穿戴整齐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心里竟有种失落感，是因为这个令人觉得缥缈的情人呢，还是因为自己脸上的皱纹呢？刚才独自在浴室的时候，她还觉得自己依然像二十年前拍电影时那么美、那么年轻；可是出了浴室，坐在镜子前面，她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皱纹了。想当年拍《夜行人》的时候我是那么漂亮，柔顺的头发散落在蕾丝枕头上，光滑的丝绸睡衣裹着柔嫩的肩膀，难怪电影里的那个人被我迷惑住了。当年那名叫大卫的导演为了把我拍得更美，可真是花费不少的心思。多么可笑，我居然一直拿过去的记忆当作消遣。唉，是该忘记那些的时候了。

瑞拉望着镜中的自己轻轻叹了口气，看来这是逃脱不了的厄运：黑黑的眼圈，浮肿的脸颊，慢慢增多的皱纹，我才刚刚四十八岁啊。再看看格温，她还比我年长两岁呢，可是她的皮肤依然白皙，脸颊依然泛着红晕，也只有在重要场合她才略施脂粉。上帝真是不公平啊！那个时候母亲还安慰我说，“希瑞拉，你和格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你们各有特色，但是对我来讲你们却是同样珍贵的”。多可笑的名字——希瑞拉，虽然格温的大名格温德琳也不是美得惊天动地，可起码那是个正常的名字。还记得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好奇地问着希瑞拉是不是我的姓。虽然我给他们解释过了，可是每次他们听到我的名



字时都会在背地里讥笑我，我能做的也是尽可能地不提希瑞拉，而是告诉别人我叫瑞拉。

如果父亲当时还活着，那么他一定会再三思忖，为我取一个好听的名字。瑞拉还记得别人告诉过她，说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六个月因为车祸而丧生。对于这件事，瑞拉总有些负罪感，好像父亲的死她应该负些责任一样。在她和格温的童年时代，常常听到些有关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他们之间的爱情仿佛如童话故事一般纯净、热烈和执着，也许这是其他人从没体会过的。因此，莱昂诺拉也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让自己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瑞拉仿佛能够想象到，在父亲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母亲穿着黑色丧服日复一日地坐在桌前低声抽泣。瑞拉以前在相册中见过父亲的照片，那是一个英挺的红发年轻人，有着军人的风貌和威严。只不过，那本相册瑞拉已经很久没有再看到过了。

“我亲爱的瑞拉，你为何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背后传来伊凡慵懒而又有些做作的声音。

“没什么，我只是在琢磨应该怎样上妆，你知道这是件需要仔细准备的活儿。”瑞拉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轻松，因为她不想让伊凡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免得跟他解释起来太过麻烦。

“亲爱的，你是最美丽的人。你就像是曙光中的女神一般。”

“我知道你又在满口胡言，哈哈。”瑞拉开心地笑了起来，顺势又在脸颊上多涂了些粉底液，让自己的皮肤显得更加光滑，妆容更加天衣无缝。

伊凡不是英国人，他又高又瘦，皮肤苍白，牙齿整齐，还有一双被自称为能够“令人销魂”的眼睛；他简直就是吸血伯爵的翻版。而且他把自己的住处也装修得过分怪诞，每次瑞拉都使出浑身解数避免去他家里。虽然自己的家也总被别人形容为色彩“过分绚丽”，但是瑞拉喜欢这里，这是唯一能让她感到温暖和安逸的地方。



“你终于高兴起来了，你又想起了昨晚，对不对？”伊凡坏坏地笑着。

“别自以为是了，亲爱的！”瑞拉语气有些犀利。但她立刻就后悔了：伊凡虽然不是个最佳情人，但总要强过什么都没有。于是她马上道歉说：“对不起，伊凡，只是因为就要回垂柳花园见我母亲了，所以我现在有点神经紧张。”

伊凡说：“你欢笑的时候，我在偷偷落泪；没有你，我的日子该怎么过？我怎么能够忍心失去你，你怎么能够忍心让我一个人过！”

“拜托了，伊凡，别再像个小孩子一样！我只去几天而已，你也用不着这样夸张吧？”

“你不爱我，如果你心里有我，就不会讲这样的话。”

在这一点上，瑞拉无法否认。她确实不爱伊凡。但是伊凡这么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多少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的确，跟伊凡在一起，她为的是性；在这方面她可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而感情上呢？爱情这个字眼仿佛已经远离了她几千年，又仿佛与她根本就属于两个国度。早在那次与休的初恋失败之后，她的心便被深深地埋藏起来。在他们分开后的几个月里，虽然瑞拉可以假装自己已经忘记了他，不再去想他——她十六岁时的恋爱可真是爱得天昏地暗，失去了休就如同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心如刀绞——但只要哪次不经意间又回想到了她的十六岁，瑞拉就不能控制地任由思念的狂潮淹没自己，心中的欲望也立刻升腾了起来，令她感到分外窒息。

“这和爱不爱你没有一点关系，”瑞拉耐心地跟伊凡解释，“这次是母亲七十五岁大寿，这在我家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是只有亲人才能够参加。如果是别的事情，我一定会带你一起去的。”

瑞拉迅速地用深玫瑰色描了唇线，接着又上了些唇彩。什么暖色调、亚光、“少就是多”，让这些化妆哲学去见鬼吧。瑞拉现在最想要的只是松软的小蛋糕、香甜的红酒和馕加肉。当然，这次的家庭宴会并不是只有家人才能参加，所有的伴侣、男女朋友都在被邀请之列。但瑞拉就是不想带着伊凡一起去，她从来



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她甚至可以想象得出莱昂诺拉看到伊凡时的表情：她依然会保持她惯有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主动同他握手说：“非常欢迎您的到来，波斯尼科夫先生。”但同时，她全身的毛孔肯定都被震惊了，目光犀利得仿佛要剥开伊凡的外衣看看这个老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要描述起伊凡来也很容易，那就是：他绝对和莱昂诺拉不是一路人。

“快起来吧，伊凡。我要赶紧看看都要带哪些东西，我真的很想尽快赶到花园。”

瑞拉已经发现，自己所有的衣服不是丝绸的，就是蕾丝的，要么就是绣花边的，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皮草。她的每件衣服都像演出服一样华丽，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莱昂诺拉不至于每一次见到她的衣服都微微地抿嘴不语。这无形之中给了她巨大的压力。为什么我就不能随意地套上件衣服，尽情地在哪儿享受美食呢！

“我来帮你选衣服，亲爱的，你知道我是个服装大师。”伊凡跃跃欲试地说。

“好的，你就当我要去一个有着法式窗户、摆满美食的乡村别墅里做一场演出，一人分饰三角。这样你就知道应该为我选什么样的衣服了。”

瑞拉把椅子移到窗边，叹了口气，坐下说：“在衣服的选择上，没人会比我的品位更差了。”

出乎意料的是，伊凡十分认真地帮瑞拉选择衣服，他一件一件地用心琢磨着衣服的细节，最后他从中挑选出两件递给了瑞拉说：“我觉得这套非常合适，你看可以吗？”

那是一件绿色的雪纺上衣和一条紫红色的吉卜赛式的裙子，对于一场夏天的宴会来说确实不错。早上在花园散步时穿那条黑色的裤子，再随便配上件丝质的衬衫，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接着伊凡又为她选了几条围巾，他的动作是那么轻柔而深情，仿佛那围巾就是他的情人一般。最后，他又从瑞拉的梳妆台上为她选了一条项链。



他拿着一长串一看就是假货的珍珠项链，用近乎大笑的声音开心地对瑞拉说：“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形状这么不规则的珍珠。”

“对，我很喜欢这串项链，这是以前我在美国买的方型珍珠。好了，就用它吧。”

瑞拉任凭伊凡在她的首饰盒里翻来翻去而不加任何干涉。随着去花园的时间的逼近，瑞拉反倒觉得穿什么戴什么已经无所谓了，反正那对她来说就是一场逃也逃不开的酷刑。在那个花园里，包含着一段令她悲痛、沮丧、手足无措甚至疯狂的记忆。这次宴会的来宾几乎都知道那件事情。他们会跟她提起吗，她现在可以承受得了回想那段往事吗？垂柳花园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还有母亲莱昂诺拉——那个书画王国的统治者。噢，我的天哪，我们的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画儿！

瑞拉调高了音量，车厢里登时扬起了比莉·哈莉黛的歌声。比莉的声音低沉而富有质感，这声音仿佛凝结成厚厚的一团，压迫着人的耳朵和神经，让人心底又生出对往事的追忆——甜蜜亦或酸楚，只有自己心里明白。瑞拉一边开着车，一边歪着头漫不经心地跟着比莉·哈莉黛的声音哼唱。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向身后退去，直至消失。她对身边的景色毫无兴趣，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条通往垂柳花园的公路瑞拉已经走过了千万次，路边的景象早已经记得烂熟。只是这几年人变了，路边的景色却从未改变。瑞拉的思绪又飘回到了垂柳花园，想起了亲爱的格温：她现在一定正挨个巡查房间呢，看看卫生间里的新毛巾有没有摆放整齐，看看墙上挂着的画有没有新落的灰尘。我一定还会被安排住在那个蓝色房间里，因为母亲说那间屋子背阴，不会看到花园前面的湖泊。一想到这里瑞拉不禁打了个冷颤，虽然车里空调正吹着暖融融的风，瑞拉还是冷得抖了一下。她已经有些年头没回过垂柳花园了，有关过去的记忆也因此被她包裹起来埋在了心底。可是在梦里，瑞拉依旧不能控制地一次次回想起那片泛着



银光的水面，无尽漫延开的水面仿佛要将她吞噬一般……不，不，还是想一想格温，这样会让自己感觉舒服些。格温，整洁干净有条不紊的格温。她总是穿着剪裁精细、面料考究的裤子，尽管这些衣服价格不菲，但它们看起来却很平常，甚至就像常人的家居服一样。格温的上衣也是同样的考究，瑞拉清楚那些衣服的价格昂贵，可是衣服本身的颜色却是那么不起眼，要么是淡淡的粉色或旧旧的绿色，要么是些毫无变化的斑斑点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钟情于这样没有美感、毫无变化可言的衣服。真不知道格温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格温本身却是个极美的女人。她依然保持着少女一样的娇俏身姿，皮肤洁白而有光泽；她的头发虽然已经不再乌黑，但却慢慢褪成了亚麻色——这在那些时髦的美容沙龙里可算是热门的颜色呢。瑞拉曾经热心地怂恿格温去把头发染成更时髦更热烈的颜色，可格温只当作没听见。瑞拉想，这些也许都要“归功”于她的姐夫了。身为格温的丈夫，詹姆斯年轻的时候煞是招风引蝶，花心了一阵子。大概格温年轻时候经历的那段日子太过动荡了吧，所以她现在只想过得平淡和安稳。关于詹姆斯的想法让瑞拉稍稍感到些羞愧：毕竟他是自己的姐夫，所以又怎么能去想那些他对格温做过的背叛呢！不过，詹姆斯年轻的时候的确够帅，也够时髦。

关于詹姆斯年轻时候的风流事，垂柳花园里的人早有耳闻。甚至在格温刚结婚的时候，瑞拉就凭直觉感觉到了他不会是个忠诚的好伴侣。那些年花园里最常谈论的八卦话题就是：那事格温知道吗？夜不归宿或是在外“公干”的事时常发生在詹姆斯身上，而且瑞拉时不时地看到他牵着某位羞涩的初出茅庐的姑娘的手从露台上走出来。总之，那些姑娘就像走马灯似的换着，根本来不及问她们的名字。虽然瑞拉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些事情，但是她想格温一定知道。格温心里什么都明白，只不过她从来都不说，这就是她的性格。坚韧平和或许就是她的人生信条吧。现在，詹姆斯看起来已经收敛多了，可以说他表现得极好——除了贪杯之外。至于在贪杯这个问题上，格温表现得依然平静。瑞拉

